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四十一回 孝子大破飛刀陣 唐王路遇舊仇星

詩曰：福主登基定太平，八荒貢服盡稱臣。

何愁東海東遼國，轉世青龍用計深。

再講秦懷玉看見飛刀，欲拿黃金鋼抵抗，不道心急慌忙，拿錯了哭喪棒，往上一撩，見一陣黑氣衝起，只聽耳邊括臘臘數聲爆響，飛刀就不見了。

蓋蘇文心內驚慌，便說：「什麼東西，敢來破我飛刀！」便復念真言，叫聲：「法寶，齊起！」果然八口飛刀連著青光，冒到秦懷玉身上。懷玉又量起哭喪棒，往上面亂打，只見陣陣黑氣沖天，把青天吹散，八口飛刀化作飛灰，影跡無蹤了。懷玉滿心歡喜，掛好哭喪棒，提槍在手。蓋蘇文見破飛刀，急得面如土色，叫聲：「小蠻子，你敢破我法寶，本帥與你勢不兩立，不要走，照刀罷！」把赤銅刀往頭上劈將下來。

懷玉就舉槍噶啞叮噶架往，還轉槍照蘇文劈面門兜咽喉就刺，蘇文那裡在心？把刀叮噶一響鼻在旁首，二人戰到二十餘合，秦懷玉呼呼喘氣，蓋蘇文喝道：「眾將快快與我拿捉秦懷玉！」眾將一聲答應，共有數十員圍將攏來，把懷玉圍住，好殺！弄得懷玉好不著急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我命休矣！誰來救救！」忽陣外橫衝一將飛馬而入，殺得眾將大敗奪路而走，你道那將是誰？原來就是羅通，剛剛殺到，一聞懷玉喚救，他就緊緊攢竹梅花槍喝聲：「閃開！」催一步馬衝進圈子，說：「哥哥休得著忙，兄弟來助戰了」。秦懷玉見了羅通，才得放心。蓋蘇文提刀就砍羅通，羅通急架相迎，敵住蘇文。

懷玉把數十員番將盡皆殺散，也有刺中咽喉，也有挑傷面門，也有搗在心前，殺得番兵棄甲曳盔在馬上拼命的逃遁了。單有蓋元帥一口赤銅刀原來得厲害，抵住兩家爵主見個雌雄。這一場好殺，你看：陣面上殺氣騰騰，不分南北；沙場上微雲靄靄，莫辨東西。赤銅刀刀光閃爍，遮蔽星月；兩條槍槍是蛟龍，射住風雲。他是個保番邦掌兵權第一員元帥，怎懼你中原兩個小南蠻；我邦乃扶唐室頂英雄算兩員大將，那怕你遼邦一個狗番兒。炮響連天，驚得書房中錦繡才人頓筆；吶喊之聲，嚇得閨閣內輕盈淑女停針。正是：番邦人馬紛紛亂，頃刻沙場變血湖。

這三將戰到四十衝鋒，蓋蘇文刀法漸漸鬆下來，回頭看時，四下裡通是大唐旗號，自家兵將全不接應，大家各走逃命，看看唐將眾多，蓋蘇文好不慌張，卻被懷玉一槍兜咽喉刺進來，便說：「阿呀！不好，我命休矣！」要招架來不及了，只得把頭一偏，肩膀上早中一槍，帶轉馬望前奔走，羅通縱一步馬上叫一聲：「你要往那裡走？」提起手夾蘇文背上一把，蘇文喊聲：「阿唷，不好！」把身子一掙，一道青光，嚇得羅通魂不附體，在馬上坐立不牢，那蓋蘇文便縱馬拼命的殺條血跳逃走，只因這蓋蘇文命不該絕，透出靈性，不能擒住。這番大小番兵見元帥一走，大家隨定，也有的散開去了，也有的歸到一條總路上而走。後面大唐人馬旗幡招展，刀槍射目，戰鼓不絕，紛紛追殺，這一班小爵主好不利害！這叫做：年少英雄本事高，槍刀堆裡立功勞。東邊戰鼓番兵喪，西首紛紛番將逃。爵主提刀狠狠刺，番士拖槍急急跑。零零落落番人散，整整齊齊唐卒豪。蜈蚣旗號紛紛亂，中國旗幡隊隊搖。千層殺氣遮星月，萬把硫磺點火燒。條條野路長流血，處處屍骸堆積糟。鼻邊生血腥腥氣，耳內悲聲慘慘號。碎甲破盔堆滿野，劍戟槍刀遍地拋。

殺得那班番將，好似三歲孩童離了母，啼哭傷情；唐兵如千年猛虎入群羊，凶勇驚人。老將們揮大戟，使金刀，刺咽喉，砍甲袍，盡忠報國；小爵主提大斧，舉銀槍，刺前心，劈頂梁，立出功勞。千員番將襯馬蹄，受刀槍，開腔破腹見心腸；百萬唐兵擂戰鼓，搖號旗，四處追攆擺隊齊。這場殺得天昏地暗，可憐番卒化為泥。這一殺不打緊，但見：雄軍殺氣衝牛鬥，戰士呼聲徹碧霄。城外英雄揮大戟，關中宿將奪金刀。

小爵主帶領人馬，遠來救駕；老公爺先砍守營將士，放下吊橋。驚天動地，黑夜炮聲不絕，漫山遮野，天朝旗號飄搖。唐家內外夾攻，無人敢敵；番邦腹背受傷，有足難逃。風淒淒，男啼女哭；月慘慘，鬼哭神號。人頭滾滾襯馬足，點點鮮紅染征袍。沙地孤城，頃刻變成紅海；番兵番將，登時化作泥糟。正是：天生真命諸神護，能使邪魔魂膽消。

這一追殺下去，有八十里足路，屍骸堆如山積，哭聲大振，血流成河。

茂功傳令鳴金收兵，諸將把馬扣住，大小三軍多歸一處，擺齊隊伍，回進三江越虎城去了，我且慢表。

另言講這高建莊王，有蓋蘇文保護，只是嚇得魂不在身，看見唐朝人馬不來追趕，才得放心。元帥傳令，把聚將鼓播動，番兵依然同聚，點一點，不見了一大半，共傷一百十五員將。高建莊王說：「魔家開國以來，未嘗有此大敗。」蓋蘇文說：「狼主在上，今日那一場大戰，損兵折將，多害在中原秦蠻子之手，不道如此凶勇，本帥九口飛刀被他盡行破掉，有這等大敗。請狼主放心，且帶領人馬退往賀蘭山扎住，待臣再往朱皮山見木角大仙，煉了飛刀再來保駕，與唐邦打仗，務要殺他個片甲不回！」莊王道：「既如此，元帥請往。」這蓋蘇文前往朱皮山去，路程遙遠，正有許多耽擱，我且慢表。

高建莊王領兵退歸賀蘭山，也不必去說。

單講那越虎城中，唐王元帥敬德把人馬扎住教場點明白，然後上前繳旨。

眾爵主多上殿朝見天子已畢，朝廷大悅，賜坐平身，欽賜御宴，老少大臣飲過數杯，撤開筵席。秦懷玉說：「父王在上，那蓋蘇文九口柳葉飛刀要來傷害臣兒，不想把哭喪棒撩起，把飛刀打掉，黑氣衝散青光，真算父王洪福，所以哭喪棒破了飛刀，可為天下之奇文也。」程咬金聽見，不勝歡喜說：「陛下在上，這哭喪棒看起來倒是一件寶貝了，真乃天下有，世間稀，無處尋的寶物，拿來放在庫中，日後遇有敵將用飛刀的，好將此物帶在身邊，再拿去破他。」徐茂功說：「御姪，使不得的。這根哭喪棒拿來燒化了。」朝廷說：「徐先生，難得這根哭喪棒破了飛刀，果然是天上有，世間稀的東西，怎麼又要燒燬它起來？」茂功道：「陛下有所不知，這哭喪棒焉能破得飛刀？明明乃是秦叔寶兄弟一點忠心報國，陰魂不散，輔佐陣圖，故此哭喪棒上有一團黑氣破了飛刀，這是他在暗中報我主公。想秦兄弟在生時節，十分辛苦，與王家出力，他如今死後，陰靈還不安享，隨孝子秦懷玉到東遼保駕，望陛下速降旨，燒化了這哭喪棒，等秦兄弟冥府安享，陰間清靜些。」朝廷聽說道：「既有這等事，將哭喪棒拿來燒化了。」秦懷玉領旨將哭喪棒燒化，秦瓊陰魂才得放心而去。自此在城中安養三五日，外邊十分清靜，並無將士前來討戰，番兵影響俱無，城門大開也不妨，眾將盡皆歡心。

朝廷空閒無事，這一天早上，思想出城打獵，便問徐茂功道：「徐先生，寡人今日欲往城外打獵，可肯隨朕去嗎？」徐茂功笑道：「臣不去。」朝廷說：「既然軍師不去，也罷了。阿，諸位王兄御姪們在此，那個肯保寡人出城去打獵？」茂功在旁丟個眼色，把頭搖搖。眾爵主深服軍師，明知其故，大家不應。尉遲恭也曉軍師有些古怪，便說：「臣今日身子不快，改日保駕，望我主恕罪。」程咬金說：「你們大家不去，臣願隨駕前去。」茂功喝道：「你這個呆子匹夫，今日不宜行動，我們多不去，誰要你多嘴？」咬金道：「這麼，臣也不去了。」朝廷說：「徐先生，你不肯去就罷，怎麼連別人都容他隨朕去起來？寡人今日一時高興要去出獵，為何偏不保朕駕去？到底有什麼緣故，請先生講個明白。」茂功道：「陛下有所不知，今日若到城外打圍，要遇見應夢賢臣薛仁貴的。」朝廷聽見大悅道：「寡人只道出去要見什麼災殃，所以你們多不肯隨朕，若說遇見應夢賢臣，乃是一樁喜事，朕巴不能夠要見他，只是難以得見，若今日打獵可以遇見此人，乃寡人萬幸了。降旨備馬，待朕獨自前去。」茂功說：「這應夢賢臣福分未到，早見不得我主，還有三年福薄，望陛下不必去見他。過了三年，班師到京，見他未為晚也。」朝廷道：「難道他早見朕三年，還要折壽不成？」軍師說：「他壽倒不折，只怕有三年牢獄之災。」朝廷說：「噯，先生一發混帳了。這牢獄之災，只有寡人作主，那個敢將他監在牢中？如今聯發心要見，總不把他下牢獄的。」茂功道：「既如此，陛下金口玉言說了，後來薛仁貴有什

麼違條犯法之事，陛下多要赦他的。」朝廷說：「這個自然赦他。」軍師說：「既如此說過，陛下出去打獵便了。」

貞觀天子打扮完備，上了驕驕馬，並不帶文臣武將，單領三千鐵甲兵八百御林兵人馬出了東城，竟往高山險路荒郊野外之所而行。離了越虎城有四五里之遙，到一曠闊地方，朝廷降旨擺下圍場。御林兵也有仗劍追虎，也有舉刀砍鹿，放鷹捉兔，發箭射熊，正在場中跑馬打獵，朝廷龍心歡悅，把坐騎帶往左邊樹林前，忽見一隻白兔在馬頭前跑過，天子連忙扣弓搭箭，嗖的一箭，正射中兔子左腿，那曉此兔作怪，全不滾倒，竟帶了金披御箭望大路上跑了。朝廷暗想：「朕的御箭怎被這兔兒帶了去，必要追它脫來。」天子不肯棄這枝金披御箭，把馬加上三鞭，豁刺刺刺隨定白兔追下來了。這天子單騎追下來有二三里路，總然趕不上，朝廷扣住了馬，不思量追趕了，那曉這兔奇怪，見朝廷不趕，也就停住不跑了。那天子見兔兒蹲住，又拍馬追趕，此兔又發開四蹄望前跑了，總然朝廷住馬，此兔也住；朝廷追趕，此兔也就飛跑了。不想追下來有二三十里路，兔子忽然不見，倒趕得氣喘吁吁，回轉馬來要走，只看見三條大路，心下暗想：「朕方才一心追這只白兔，卻不曾認清得來路，如今三條大路在此，叫我從那條路上去的是？」正在馬上踟躕不決，只見左邊有個人馬下來，頭上頂盔，身上貫甲，面貌不見，只因把頭伏在判官頭上，所以認不出是那個人。天子心中暗想：「這個人諒來不像番將的將官，一定是我邦的程王兄，他有些呆頭呆腦的，所以伏在判官頭上，待朕叫他一聲看：「程王兄，休要如此戲耍，抬起頭來，寡人在這裡。」便連聲叫喚，驚動馬上這位將軍，耳邊聽得「寡人」二字，抬起頭來。不好了！兩道雉尾一豎，顯出一張銅青臉，原來就是蓋蘇文。他只因飛刀被哭喪棒打毀，所以悶悶不快，要上朱皮山去煉飛刀，諒來此地決沒有唐將來往，故而伏在判官頭上，雙尾倒拖著地，唐王那裡認得出？只道自家人馬，叫這幾聲。

蓋蘇文見唐天子單人獨騎，並無人保駕，心中歡喜，大喝道：「咦！馬上的可是唐童嗎？上門買賣，不得不然，快割下頭來使罷！」把手中的赤銅刀起一起，把馬拍一拍，追上來了。朝廷嚇得魂飛魄散，說：「阿呀！不好了，朕命休矣！」帶轉馬加上鞭就走。蓋蘇文大笑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？這事明明上天該絕唐邦，欲使我主洪福齊天，所以鬼使神差你一個在此，若不然，為什麼你是天邦一國之主，出來沒有一個兵卒跟隨的？分明唐邦該絕，還不速速獻頭！思量要逃性命，怕你走上絳摹天，足下騰雲，須赴上那番？」朝廷拼命的跑，後面蓋蘇文緊追緊走，慢追慢走。趕得唐天子渾身冷汗，想：「徐茂功該死！你方才說：「出去打獵要遇見蓋蘇文受災殃的」，這句話一說，朕也不來了。偏偏說什麼要遇應夢賢臣，引寡人出來相送性命。」誰想一路趕來，有三十里之遙，後面蓋蘇文全不肯放鬆，不住追趕。朝廷心慌意亂，叫聲：「蓋王兄，休得來追，朕願把江山分一半與你邦，你可肯放朕一條生路嗎？」蓋蘇文說：「唐童，你休想性命的了，快獻首級！」這二馬追出山凹，天子往前一看，只見白茫茫一派的大海，天連著水，水連著天，兩旁高山隔斷，後面有人追趕，如今無處奔逃，聽死了的了。蓋蘇文呼呼冷笑說：「此地乃是東海，又是高山阻隔，無路通的，如今還是勿頭獻與我呢？還是要本帥自來動手？」天子心如刀割，回頭見蓋蘇文將近身邊，著了忙，加一鞭，望海灘上一縱，誰想海灘是沙泥，軟不過的，怎載得一人一馬縱得？在沙灘四蹄陷住，走動也動不得了。唐王無奈，只得又叫聲：「蓋王兄，饒朕性命，情願領兵退回長安。」蓋蘇文跑到海灘邊，把赤銅刀要去砍他，遠了些斬不著，欲待縱下灘去，又恐怕也陷住了馬足，倒不上不下，反為不美。「我不如今日逼他寫了降表，然後發箭射死他，豈不妙哉！」心中算計已定，叫一聲：「唐童，你命在須臾，還不自勿首級下來，本帥刀柄雖短，砍你不著，狼牙箭可能射你，你命在我掌中，還想在世，萬萬不能了，快快割下頭來！」

朝廷叫聲：「蓋王兄，朕與你並無仇冤，不過要朕江山，如何屢逼寡人性命？蓋王兄若肯放朕一條活路，情願把江山平分與你。」蓋蘇文說：「那個要你一半天下，此乃天順我邦。本帥取你之命，以立頭功，要你江山，以保我主南面稱尊。本帥看你如此哀求，要求性命也不難，快寫一道降表與我，恕你性命。」朝廷道：「未知降表怎樣個寫法？」蘇文說：「好個刁滑的唐童，你在中原為一國之主，難道降表多寫不來？本帥也不要你寫什麼長短，不過要你寫張勸票與我，拿到越虎城中，降你們這班老少將官爵主三軍人等投在我邦，換你這條性命。」天子道：「但是紙多沒有在此，叫朕寫在何處？」

蘇文說：「要紙何用？你的黃綾跨馬衣，割下一則衣衿，寫在黃綾上，使你們大臣肯服。」天子說：「蓋王兄，黃綾雖有，無筆難揮。」蘇文叫聲：「唐童，若用筆寫，難以作證，你把小指嚼碎淋血，揮寫一道血表，待我拿去！」

正是：

唐王禍遇青龍將，性命如何逃得來？